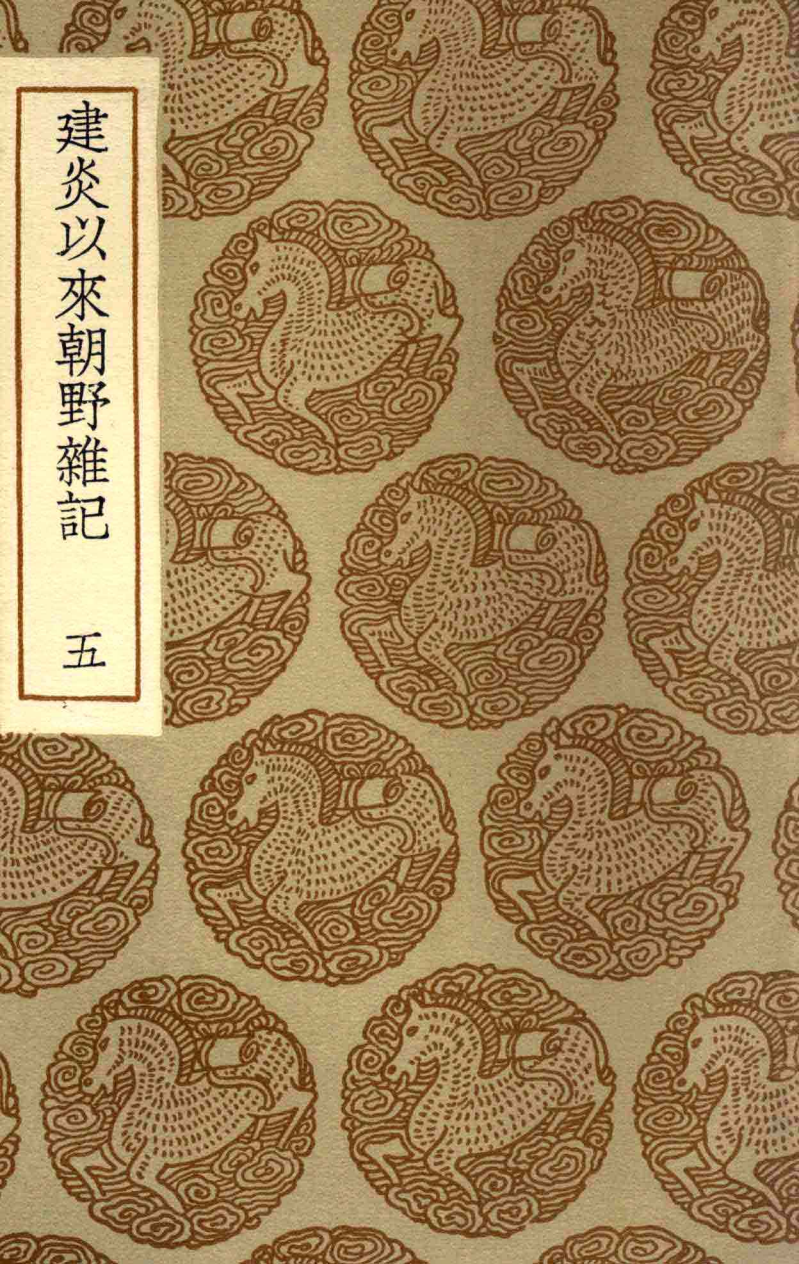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五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五)

李心傳撰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九

時事二

趙子直邱宗卿楊嗣助不欲吳氏世襲

虞丞相既沒。朝廷復命吳挺爲興州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州充和西安撫使。凡十九年矣。紹興五年夏。卒于軍。于是楊嗣助總領財賦。先事白朝廷。乞擇重臣鎮蜀。乃以邱宗卿爲制置使。宗卿未入蜀。而聞挺病甚。恐其軍五六萬人。緩急無所屬。乃見大臣籌之。故事。帥臣闕。以轉運使權。至是。楊虞仲少逸爲利漕。宗卿欲重其事。乞令嗣助往興州攝帥。上許焉。以爲朝臣出使。非制閫所當令。不欲行。而宗卿以聖旨移文。嗣助重傷其意。卽請少逸權州事。而已遙領安撫使。未幾。卽以印送少逸就權。人以爲得體。先是。吳之季歲。聞外郡盜賊縱橫。皆縱而不治。少逸至未久。遂捕其尤者悉誅之。邊人嚮服。挺之死也。光宗已屬疾。不之信。趙子直在樞密院。用邱楊之議。更遣張詔代之。人服其遠識。

利帥東西分台

利路自建炎置帥。或在益昌。或在漢中。未嘗分東西也。紹興十四年。鄭亨仲爲宣撫副使。時吳武順璘在興州。楊襄毅政在興元。郭恭毅浩在漢陽。欲令三帥一體。乃奏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東路至興元。西路至

興州。而浩兼金房開達安撫使。遙制夔路及京西三郡。乾道初。金州並屬東路。而守臣但兼管內安撫司。元年夏。武順改判興元。朝臣以其遙制西路軍馬爲不便。乃權合東西爲一路。以吳爲安撫使。而東帥王權改知洋州兼管內安撫司公事。吳薨不改。淳熙元年。吳武穆爲興州統帥。李叔永守興州。會湯朝美乞分利州東西及金、襄、荆、廬、揚爲七路。各置文武二帥。叔永方申明閒。而朝美得罪。事遂寢。五年復分利州爲兩路。以挺帥西路兼知興州。紹興五年夏。挺卒。張詔代之。復合爲一路。而詔但兼知興州。過興元。章德茂侍郎爲帥。議損其禮。詔知之。卽聲言已辭免兼郡。不得入銜。遂抗禮分庭而去。蓋趙子直、邱宗卿共議。本以削武興之勢。而論者或以爲關外四郡。旣屬興元。戎司不能令緩急。恐失事機。會詔遣閒卒出境。而知西和州王季明愬械繫之。趙資政德老爲制帥。罷季明。慶元二年秋。復分東西兩路。六年秋。郭杲代爲帥。嘉泰四年秋。吳曦繼之。開禧中北伐。又以曦兼四川宣撫副專兵。比曦之反。凡所出僞命。皆以宣撫司號令行之。由是川蜀一切稟承。無敢異者。故知子直、宗卿削武興之權。其慮甚遠。猶得祖宗遺意。如德老所見特淺耳。

趙德老說郭杲定策

趙子直初議定策。遣中郎將范仲壬告殿帥郭杲。仲壬初以國事艱難。告之不應。又以忠義動之。又不應。仲壬不得已。屏人起立。具以西府意達之。又不應。仲壬乃還。子直知不可。遂請趙德老尙書往見杲。諭指

德老謂杲曰：彥逾與樞密第能謀之耳。太尉爲國虎臣，此事專在太尉。杲未及言，德老變色責之曰：太尉所慮者，百口之家耳。彥逾盡誠以相告，而太尉了不見荅。卽西府有問，何以復之耶？子明徐曰：致意樞密，領鈞旨，事然後定。其後勳策首拜子明節度使，德老有怨言，乃亦除端明殿學士。

金字牌雌黃青字牌
黑漆紅字牌

近歲郵置之最速者，莫若金字牌遞。凡赦書及軍機要務，則用之。仍自內侍省遣撥，自行在至成都，率十八日而至。蓋日行四百餘里，乾道末，有旨令樞密院置軍期急速文字牌，雌黃青字，日行三百五十里。十月十三日指揮淳熙二年，尙書省又置緊急文字牌，亦如之。然率與常遞混淆，故行移稽緩。紹興末，趙子直在樞密，乃改作黑漆紅字牌，奏委逐路提舉官催督。歲終校其遲速最甚，以議賞罰。四年十月二日指揮明年，尙書省亦踵行之，仍令逐州通判具出入界日時狀申省。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指揮久之，稽緩復如故。余在成都，見制帥楊端明有命召，以丁卯歲十一月二十九日降旨，而戊辰正月末旬方被受。是日行纔百餘里耳。紹興末，邱宗卿爲蜀帥，始創擺鋪，以健步四十人爲之。歲增給錢八十餘緡，以初三、十八兩遣平安報至行在。率一月而達。蜀去朝廷遠，始時四川事，朝廷多不盡知。自創擺遞以來，蜀中動搖靡所不聞。凡宗卿劾疏中所言，皆擺遞之報也。自後私書叢委，每遞至百數，由是往來稍踰期。自成都而東，猶不過月。自行在而西，或三十五六日云。

嘉泰開邊事始

嘉泰三年冬。金國盜起。增戍積糧。又焚襄陽榷場。蓋懼朝廷乘其隙也。朝廷聞其事。卽起張肖翁參政。帥淮東。程東老樞密帥淮西。蓋以肖翁揚州人。東老池州人。欲使護鄉井也。又起邱宗卿侍郎守四明。以防海道。起辛幼安大卿帥浙東。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乃召還行在。旣又轉一官。知婺州。于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爲荆鄂副都統。兼知襄陽。奕與其兄弟爽言。世將家。皆爲戎帥。時東老父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畱提舉佑聖觀。遂命宇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又徙幼安以次對守京口。起趙德老資政。守四明。出許深甫知院。守金陵。深甫不欲行。乃命宗卿以直學士院代。畱鑰。其開邊蓋自此始。

李季章論邱宗卿不當罷督府

邱宗卿之罷。江淮督視也。命由中出。執政不知之。李季章在都堂爭之。侂冑不納。季章曰。凡舉大事。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人心之向背。邱宗卿有人望。奈何去之。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只有一邱宗卿耶。因拂袖而起。

葉正則不肯草出師詔

韓侂冑將舉兵。先以葉正則直學士院。蓋藉其名使草出師詔也。正則諭其意。堅辭至三四不受。于是用

李璧草之。葉正則云。正則既辭。又欲命魯鴻父。漸以少蓬權直院。鴻父亦辭。遂止。

董鎮言楊侍郎未肯通情

武興之亂。時人記錄者。有新舊安西樓記。安觀文自撰。靖蜀編。宣撫司準肅差遣胡西仲編。蒼定錄。長沙板行。不得姓名。海濱漁父記。

聞板行。楊巨源自敘書。上劉閣學士。楊巨源事蹟。益昌士人撰。楊巨源傳。武臣季琪撰。李好義誅曦本末。李好古自記。復四州

本末。李好古自記。實入僞官人數。李好古自記。李好義行狀。白子申撰。平蜀實錄。楊君玉撰。新沔見聞錄。不得姓字。切齒錄。士人編。

固陵錄。李直院季允編。毛氏寓錄。茶馬司幹辦公事。毛方平撰。公議榜。成都府學士人撰。佚罰錄。朝奉郎趙公宅撰。而士大夫之在新沔者。又

或有曰錄辨汗等書。最後西陲秦定錄。乃盡采而輯之。取舍是非。一從公論。其本末亦粗備矣。然必見于

簡牘者。然後登載。故雖時人所傳。其事甚播者。有未之及焉。曦之遺諸貴人書也。楊尙書獨深止之。曦不

悅。再與費資政書略云。成都侍郎獨不相察。使曦不從權濟難。就其和議。北人深入。何以爲計。相公可爲

問之。蓋費公所荅曦書。其詞猶婉。而楊公之書。其語甚切。故也。余在田里。見四路行移。獨成都安撫一司

不去開禧之號。時二月初矣。爲錢引事十六州十六縣。各大墨榜一印。榜凡六十。其後董鎮誅。得其遺曦書稿。有云。楊侍郎未肯通

情云。

安觀文誅曦勞順

淳熙末。安觀文爲文州漕官。有薦于吳挺者。檄兼利西安撫司簽廳。時彭人蘇熙之爲安撫司幹辦公事。

以文墨自許。傍人無如己者。挺之館客有李姓者。挺子盱之外姻也。德壽宮慶典。李爲之草表以賀。表文中。有揚命二字。旣行矣。熙之一日。挾尙書以進。謂挺曰。導揚末命。此顧命中語。奈何用之。挺大驚。追之不及。由是李與盱皆恨之。未幾。趙德老來蜀總計。舊例。西帥遣屬官一員往迓。則計使舉以京秩。熙之旣爲盱李所恨。乃共薦安公代之。德老見之甚喜。他日從容謂曰。太尉統衆六萬。得毋例有虛籍者乎。安公不敢盡言。則曰。某所若干。某所若干。以實論之。可五萬三四千人耳。居數月。德老以書來曰。太尉忠誠如此。曷若損六千人之虛籍。寬四川之重賦。不亦可乎。挺得書。謂人曰。趙少卿入蜀尙新。安得知吾虛實。此必安丙告之耳。乃大怒。盱李共爲解。遂已。未幾。安秩滿入都。因爲蘇代。挺記其前事。欲拒之。盱李乃言曰。使其果有是。勢當自疑。今調此官以來。可亮其無他也。安公爲人警敏。凡事盡力。挺更喜之。爲延譽于諸司。改秩而去。及曦爲殿帥。安通判隆慶府。又遷知大安軍。比軍興。首辟隨軍轉運。旋以救荒有績。復遷一官爲朝奉大夫。逮其稱王。卽除丞相。長史都省事。俄楊李之議合。安公遂決策誅之。蓋居不疑之地。操可致之資。其勢順也。天之佑宋。夫豈偶然哉。

蜀士立功立節次第

武興之變。立功者安觀。文爲之主。楊巨源。李好義。倡率忠義。次之。李貴。手斬逆賊。又次之。若李好古。安癸仲。楊君玉。李坤辰。張林。朱邦寧之徒。協謀舉事。又其次也。立節者陳待制。咸爲之首。史次奉。薰目。避僞次。

之。大安軍軍李國博與宗棄郡而去。又次之。若王釜。總領所主李道傳。蓬州州學教授皆不受議之招。又其次也。楊泰之。羅江縣丞鄧性善。隴州府程遇孫。知陵縣安之源。龍游縣令文俱。眉州司參軍宋子欽。金州都統劉端友。置羅買劉翊之。興道縣丞劉靖之。監成都府楊汝明。成推官張方。普州州學教授宋大西。昭化縣主簿楊修年。簡州州學教授梁梓。隆州司詹久中。漢州州學教授晁子儀。知錦州錢元儒。眉州司參軍龐坤載。名山縣尉張權。監德陽縣商稅鄧諫從。新懷軍袁柱。新州楊鼎年。知萬州改差制李莊。知梁山軍改程公說。前邛州州學教授避偽去官。又其次也。以上立節之士共三十人文俱十四人係見任去官。袁柱以上二人係不赴新任。死節者一人。權大安軍楊震仲。始終不奉行偽命者一人。成都帥臣楊端明也。其餘拒偽歸朝如劉侍郎甲李校書煌。稱疾不視事如李侍郎寅仲等尙多有之。曦叛時以季允持異論。偽帥祿祚令殺之。會其已去。乃得免。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

時事三

誅曦將士共轉三十萬官資

復四川將士共轉四萬五千餘官資附

誅曦功賞自王喜下凡四百二十人。有由副使建節者。有由白身授員郎者。又三路全軍約七萬人。喝轉或三官資。或五官資。入隊人五官資不大抵共約轉三十萬官資。錫資不計也。復四川功賞自王喜、李好義、張林外。凡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六人。共轉四萬五千八百九十五官資。王喜、河池四千六百七十人。共轉二萬三千八百官資。李好義、西和一千一百九十四人。共轉七千八百三十三官資。惠、永、鳳州三千五百三十四人。共轉七千一百二十六官資。張林、成州一千九百九十六人。共轉三千三百五十二官資。劉昌國、階州八百三十四人。共轉四千五百三十四官資。以余所聞。河池、成州皆番人。自去鳳州則忠義人取之。階州不取可得。一時推恩大率如此。余又嘗見李御帶好古親錄實入僞宮人。纔一百三十一人。而據楊通判君玉所書。則君玉與楊用朋、李松之徒。止在長史廳伺候告捷。白子申又他之。則實入僞宮人蓋不滿百三十一人矣。自諸軍喝報功賞之後。歲增支總領所錢物約七百八十萬緡。而喝犒不預焉。

誅曦犒賜銀帛數

誅贖犒賜共用金七千兩。金盤盞一副。金帶五條。金束帶一條。並宣撫司支。銀六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兩。六千一百七十五兩。宣撫司支。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四千三百一十五匹。宣撫司支。六萬二千五百五十五兩。總領所支。絹六十一萬六千九百二十四匹。十一萬二千九百六匹。總領所支。錢八萬二百五十引。三千引。朝旨支。七萬七千二百五十引。宣撫司支。

金帥言李季章等四人可信

張肖翁之督視江淮軍馬也。遣蕭山丞方信孺往河南行省求和。北帥布薩即十一許納南使。且禮遣之。信孺既行。揆復使人諭之曰。已奏朝廷。更得安宣撫與西元帥一書。乃善。侂胄以書遣安觀文諭旨。安公難之。久之。乃作書如所云。且餉以藥物縑幣。西帥啟緘卻餽。而令鳳翔府路都統使完顏昱作書以來。大略言當聽命于行省而已。時朝廷遣三使入北。一通謝。二告哀。三賀生辰。金亦遣迓使來。已過泗州矣。復卻迴之。曰。皇帝聖旨。南使中惟李璧。吳玕。朱致和。李大性四人言語可信。當遣來議事。今所遣小使且還。玕隆慈之弟。位至少卿節度使。致和嘗以右司郎中出賀。庚申正旦未還。道除司農少卿。俄引年。除直龍圖閣。主管雲臺觀。大性字伯和。南昌人。嘗爲戶部侍郎。玕與致和時皆已死。金又欲朝廷割地損禮。由是不諧云。

李季章所知多佳士

李季章參知政事。以劄子薦蜀士有時望者凡十二人于朝廷。乞召擢守貳四人。黎州楊伯昌。子謨。石泉張

伯願隄、隆慶何叔堅固、瀘倅張子和鈞而點伯昌子和二人京官四人興元教授黃子駿申之、遂青神宰楊浩然洪雙、選人四人漢州學官詹子能久中、眉州學官張習之邦、余弟仲貫甫亦與焉餘京官選。後點子駿子能二人得旨皆召未行，侂胄敗，季章譴子駿病遘死，三人俱不敢前，制帥楊嗣勳再請于朝，然後促召。時伯願以衛清叔薦，仲貫甫以嗣勳薦，亦有召察之命。浩然後爲黃伯庸所薦，不得召。董仁父入蜀，復上習之節守于朝，乞召察。叔堅歷守長寧、唐安，垂除部使者，告老而去。年纔五十四云。季章所知多佳士，此其選也。

淳熙至嘉定蜀帥薦士總記

蜀帥例得薦士，其始胡長文所薦，如呂周輔、范致能所薦，如胡子遠，亦不過一二人，皆幕中之士，蓋以蜀去天日遠，士非大帥薦揚，無由自進。頃歲趙溫叔初入樞府，楊嗣勳爲吏部侍郎，李季章參知政事，皆嘗特薦士三人或四人。吳曦平後，朝論以蜀士在朝者少，又特召四人，此外郡守已下，非常有朝蹟及進士三人，莫非帥臣所薦召矣。初長文之守蜀也，首薦呂周輔、章德茂二人可用，而召周輔一人，其後畱仲至爲守，遂薦黃文叔、馮傳之、李君亮、費戒甫、范文叔等五人，論者翕然以爲當。詔召文叔傳之，餘俟滿秩與陞等差遣。仲至執政，趙子直繼之，獨薦劉德修、子直去。京仲遠爲代，薦費戒甫、游子正仲鴻南充人，又薦劉仲洪、張子良伯源仁壽人，進士廷試第三人，而仲洪子良皆幕客也。陳子長右司損之籍，爲華陽宰，仲至意屬之，而不

與薦。由是格不下。會潼川漕趙靜之善譽亦薦張子良于朝。將有命召。或曰。前是大帥所薦不行。而今以一路監司所薦。召之。恐傷事體。時王燕望少監。夔潼州人。子良同榜進士第二人。為成都石室教授。乃降旨併召二人。若

曰。自以進士高第召之。非由外薦也。其後邱宗卿未及薦而罷去。趙德老為帥。京仲遠當國。乃薦其客馮

叔常。履臨邛人。時為崇慶府教授。及李季允、楊濟道。濟青城人。時為隆州教授。凡三人。德老後以所厚王齊卿。已嚴道人。參之。皆得

召去。自是遂有歲薦之名矣。袁起巖所薦宇文挺臣。隆州人。時知相里公擇。寅安仁人。范少才。子長。雙流人。時知

東州。趙全道。大全。潼川人。時為蒲州教授。張公甫。興眉人。時為普州教授。陳叔達。遇孫仁壽人。時為潼川路提刑司檢法官。凡六人。朝廷不能

盡召。乃詔挺臣公擇。俟秩滿赴行在奏事。少才全道。俟終更赴朝堂。審察公甫叔達。俟滿日特轉一官。自

是歲薦有不召者矣。劉仲洪為人固非長者。然所薦劉師文。甲泐海人。寓居達州。今寶謨閣直學士。張伯修。從祖。江源人。新

作少監。宋正仲。德之。晉原人。嘗為太常丞。今為湖北提刑。李仲衍。興宗。洛陽人。寓居鄴都。終國子博士。四人俱時望。謝用先所薦費思甫。士發。廣都人。時知重

慶。張東甫。震龍湖人。時為制置司幹辦公事。扈叔誼。仲榮。江源人。時簽書大安軍判官廳公事。許子然。沆瀘州人。時為合州教授。凡五人。思甫

乃參政戒甫之族。叔誼與戒甫連姻。思甫以嫌除直祕閣。餘人皆召察焉。程東老在蜀最無足云。而所薦

陳逢孺、李仲衍、薛仲章。絳龍游人。時為宣撫司幹辦公事。范少約。子該。雙流人。時自武學論丁憂。張義立。方資。陽人。類省試第

青神人。進士甲科。皆知名。東老時為宣撫制置使。乃盡召之。楊嗣勛薦子弟仲貫甫。及程叔達、趙信道。昔

宗室。寓合州。而又申言程東老、李季章所薦不敢行者六士。范少約、楊叔禹、張義立、楊伯昌、張子和、詹子能。于是有旨趣行。蓋九人也。

安子文方爲宣副。同時薦八士。章甫上會其間。蓬守杜慶長源昌人以上僞表爲中執法所劾。竄臨賀。由是

報聞。久之。乃獨召字文子仁。聞仲。雙流人。今爲大理司直。蓋挺臣力也。吳德夫爲制帥。薦李仲可。詞文。依政人。知雅州。何仲弼。德

綿竹人。通判成都府。度周卿。正。巴州人。知華陽縣。何從叔。應龍。昌元人。成。都。糧。料。院。監。劉思恭。靖之。陽安人。李思行。鳴鳳。陽安人。隆州教授。何李皆類

試第一人。思恭德修子。仲弼已選。知黎川。四人皆召。仲可得旨。與監司差遣。俟命一年餘。乃除利路轉運

判官。周卿嘗謁朱晦翁于建陽。從之。彌月。德修每爲之延譽。德夫又力薦之。乃進一官。曾君錫舍人論之。

命遂寢。明年子文改除制置大使。乃薦崇慶李季允。幕客趙公開。希濬。寓居石盤。嚴道楊叔正。秦之青神人。普州學官

張益父。巴之遂寧人。成都帥屬王才臣。後。卿。廬陵人。凡五人。季允歷官館學。累爲藩帥部使者。不當在歲薦之列。叔

正少勁直。爲楊嗣勳所知。方吳曦亂時。嗣勳與其父書。有令嗣拂袖徑去。眞名父之子。輔所以不欲與聞

其去。想蒙悉察之語。子文得其墨本。爲繳進。益父嘉定元年進士。今尙初官。同時廷試第一人。前省元未

召也。才臣喜爲詩。以江西帥使者特薦得官。不由科目。且非蜀士。議者以爲非前比。章上數月。乃召季允

與別議差遣。公開增一秩。叔正益父召察。才臣俟終更。與陞等差遣。會成都提刑林與之以不應副。利店

事。與帥臣黃伯庸異論。召去。乃命季允爲本路提刑。特免避產業云。與之名。潔已。永嘉人。祖待聘。紹興給事中。于是伯庸以得

旨咨訪西蜀吏治。亦薦士三人。曰何仲弼。楊浩然。洪虞子詔。剛簡。浩然。雙流人。故爲德修諸人客。時通判

潼川府。子詔。雍公孫。屢舉進士。時知永康軍。朝論以一路帥。未嘗有薦士者疑之。伯庸移書執政。援前旨

爲詞。仲弼先已召會朝士多知子詔。乃降旨浩然。秩滿與陸等州郡。子詔令赴都堂審察。自嘉定以來。蜀之宣撫安撫制置三司皆得薦士。亦非常制云。

四川大制司結局

沔州自誅曦後。王喜、王鉞、薛九齡皆以宣撫司便宜之命爲都統制。己巳之秋。王大才始以荆、鄂都統制改除入蜀。大才過漢中。自以嘗權招撫使。不欲與大使講塔墀之禮。安大使不從。大才憾焉。先是戊辰之冬。金主璟卒無子。其季父衛王允濟立。允濟嘗使蒙古。不爲其主所禮。憤之。及允濟立。蒙古始叛。辛未之秋。朝廷遣余郎中嶸北使。賀所謂萬秋節者。而燕京已爲蒙古所逼。不暇延使者。余郎中至涿州而還。癸酉之秋。允濟爲其臣赫舍哩執中所弑。璟之庶兄鄧王珣代立。董舍人居誼爲賀生辰。使至沃州而還。繼而賀登位。使真舍人德秀正旦。使李舍人扈繼。抵盱眙。金不克迓。議者言金有內難。議論紛然。朝廷聞之。以御札賜大使及大才。令益謹守備。毋啟邊釁。有迪功郎提舉阜郊博易鋪務兼大使司簽廳何九齡者。廣安鬻爵人也。據結忠義人。謀取秦州。未發前八日。金先知。以檄至秦州詰問。丙寅除夕。九齡遂率沔州中軍統制強德等。以所部夜襲秦州。甲戌正月朔旦。敗焉。十六日壬午。大才執九齡及諸將等七人。斬之。以其事聞于朝。且檄報鳳翔都統使。仍關牒川陝西路監帥司。又遣人往廣安捕九齡之子世昌。亦斬之。會大使司奏大才圖爲宣撫使。設意傾陷。今邊報不一。或有緩急。必致誤事。二月十九日甲寅。詔大才特

降一官。三月二日丁卯，大使除同知樞密院事，不日起發赴院治事。新成都路安撫董侍郎居誼，除四川制置使，疾速前去之任。知潼州府劉侍郎中，除利路安撫使，時暫權制置司職事，限一日起發，皆未受命也。會大使司遣使臣李大亨、王頤往阜郊，逮大才所遣秦州打話人赴興元問狀。四日己巳，過沔州市，大才執大亨斬之，縱頤歸報。後二日辛未，乃以悖語至大使司。武功大夫福州觀察使沔州駐劄御前諸法令，非理割下大才事，自開具下項：一入謀大才與金人同謀不軌，一入謀大才與金人私通，書信一入謀大才于廣安軍殺何九齡之子世昌，一入謀大才將兵劫掠到銀七十三錠，金一百五十兩，已納在大才宅庫。一興元都統李太尉密與大才下書虞候孫儀言說稱相公已刷差下二千五百人，要親來沔州將大才殺害。二相公日來不時遣使強橫小人，以迫人為名，前來門首厲聲叫鬧，呼來庭下，將大才百端屠瀆，靡所不言。此何理耶？未有敗壞朝廷紀綱法令，端自相公為始。伏乞鈞照，右大才照得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非人臣可得而專，不謂相公同何九齡擅開兵端，引惹邊事，關係國家利害，至重而又違宸翰約束。其所賜御札，詔墨未乾，輒敢反亂朝廷，何所不為？所有何九齡已從條法誅斬了當，獨相公未蒙朝廷施行，如何反將忠臣義士入謀以不赦之罪，公然形于紙筆，以快私意。天下恐無此理，可見相公包藏禍心，欺罔君父，蔑視朝廷，不恤人言，略無忌憚，未審相公端用幾日，前來沔州作亂，乞賜明文行下，容大才道左，祇候公參，謹具申制置相公，敢望鈞慈，惻念朝廷，勿以天日萬里，以為可欺。況惡業貫盈，恐造物不與善後，特未可保。伏乞鈞照，開正識。

十一日丙子，董侍郎至石首縣，被制置使之命。而十七日壬午，大使被同知之命。同日劉侍郎亦被權司之命。而二十五日辛卯，乃借用潼川府觀察使之印，交割制置司職事。徑至興元。四月十九日癸丑，安同知發興元，申乞以剗賣鹽引錢三十萬緡，充沿路喝犒諸軍之用，不待報遂行。五月十八日壬午，金主珣為蒙古所迫，渡河而居汴京。至六月二十日癸丑，安同知自廣安起行，順水而赴行在。至八月十六日戊